

校园

花城出版社

张立士 著

闯红灯



XIAO YUAN GUANG HONG DENG

校園 闖 紅 燈

張立士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闯红灯

张立士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8

ISBN 7-5360-3791-0

I. 校 ...

II. 张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540 号

责任编辑:胡 兰

封面设计:王 越 技术编辑: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375 1 插页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3791-0/I·3092

定 价 14.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永江中学，在永江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也算是响当当的名校，然而，当历史跨入新的世纪，这个百年老校也陷入了困境：生源匮乏。

为了抢到高质量的高中生源，校长玩尽了司刀令牌，无可奈何，只得在“留生”上下功夫，在初中部组建“直升班”，让在校初中生直升本校高中。

为了稳住直升班，校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永江中学直升班最终没有缚住心比天高的少年展翅高飞的翅膀。

目 录

第一章	留生总动员	(1)
第二章	招生处处碰壁	(14)
第三章	军令状	(25)
第四章	面授机宜	(47)
第五章	谁当“三陪”人士	(58)
第六章	会师仙人洞大逃亡	(69)
第七章	祸起萧墙	(82)
第八章	上官西夫破案	(89)
第九章	十班学生家长反了	(100)
第十章	游说团显身手	(124)
第十一章	重 奖	(137)
第十二章	第三直升班交纳风险金	(145)
第十三章	团伙大行动	(156)
第十四章	流放	(171)
第十五章	赔饮水机	(183)
第十六章	上官西夫好尴尬	(195)
第十七章	涓涓细流归大海	(219)
第十八章	填正表	(228)
第十九章	秘密日记	(239)
第二十章	风风光光是高三	(249)

第二十一章	郑校长醉了.....	(256)
第二十二章	秀才造反.....	(262)
第二十三章	落难.....	(274)
第二十四章	教师节，献上百朵玫瑰.....	(287)

第一章 留生总动员

永江中学，坐落在永江之畔，白云山之脚下。永江不算一条大江，只是一条小河罢了。永江的发源地究竟是何处，国家是不曾花人力考究过的。至于沿岸生民，更是难得有那么闲情逸致。个别风水先生对它的来龙去脉颇感兴趣，但他们手长衣袖短。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编织着古老的传说。说什么这条河本来是个潭，那白云山是个神山。河也罢，潭也罢，它们的源头究竟在哪里，那永远只是个古老的传说。有一个传说是家喻户晓的。永河，是条永不干涸的河。那年大旱，长江、黄河都喊要断流了，但永江照样流，不择昼夜；两岸鲜花照样开，烂漫无比；百鸟照样飞，歌喉宛转；鱼儿照样游，风光无限。啊！真是一条古老而又神奇的河，永江。江畔耸立着白云山。山上古刹森严，古塔林立。立塔者，多系圣代之隐者。他们功名受挫，心绪不宁。于是乎只得去做隐姓埋名的人。但是真的把尊姓大名、文才武艺埋了起来，又觉得十分可惜内疚，于是乎，使出全身解数，竖块碑，立个塔。在当时，也许诽谤不少，那是出于人之本性——嫉妒。但多少年代之后，也便成了古迹，成了文化。文物，自然是受人类、受历史尊重的。

如今，对永江中学来说，永河也罢，白云山也罢，都是古老的文化遗产，都是骄傲的资本。

永江中学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景点：那么多的古木。郁郁

葱葱，浓荫蔽日。有比五层楼还高的枫树；有高耸入云的松树；有歪七扭八的大樟树；还有虬枝盘桓的桂花树。春夏之际，百草争荣，一派生机。盛夏之秋，那古老的樟树，使整个校园绿荫密布，马路上，水泥板上的直照温度是五十几度，可是这里却像个昆明，像个空调，身上还有几分凉意呢。至于秋天，这里毫无秋意，而是充满着成熟和丰收的景象。你身处枫林深处，目睹“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奇景，能不产生心旷神怡之愉悦感？你身临“重阳美酒桂花香”的佳境，能不浮想联翩、宠辱偕忘？这造物主是谁？不是现在这些当权者，而是那些不留姓名的“隐士”。他们是古老的人，为我们留下这古老的校园。他们功绩让后来人加以评说吧！

沧海桑田，校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给人的感觉是陌生，一百个陌生。

人，也市场化了，也在变。更和善？更残酷？唉，如今的社会，如今的人事，像个万花筒。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个古老而神圣的殿堂，只存在古老的特色，而不存在神圣的氛围了。

话说新课刚教完，才第八周，初三年级的五百余名学生在古老的樟树园里大集合。有的挤坐在石凳石椅石桌上，更多的是席地而坐。成天在教室里坐木质课桌椅的像被卡在囚笼里，骨头都坐痛了。绿草茵茵的、软软的、湿湿的，有股地气。往上面一坐，真是一种享受。时值春末夏初，所以人们特别感到大自然的美！是的，大自然是美丽的，春天的大自然更是美不胜收，生机洋溢。于是乎，有人在草地上打起滚来，借机尽情地享受一下大自然气息。

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张贴着两副横幅。一幅是针对老师而写的：“做好留生工作是教师的神圣职责”，一幅是针对学生

而来的：“安心留校，报效母校。”

阵阵清风把标语牌吹得飘飘撒撒。樟树林的林涛发出哗哗的、沙沙的响声，这给与会者带来一种轻松，一阵愉快。初夏的风，吹在身上，实在是一种真正的天福。平时的大会，十有八九是在古老的大礼堂开的，那里虽然有固定的座位，头上还有悠悠旋转的电扇。但是人一集中，那股浑浊的人气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哪有这种露天会场的悠闲和潇洒？

年级组长在学校里也算一级官，但不知属于哪个级别的。反正，是官中最小的官。他的任务，他的权限，是上传下达。校长室的最高指示，下到各个处室，什么政教处、教务处、总务处、什么阅览室、电教室……都得往年级组长头上压，年级组长呢？不折不扣地往班主任头上压。因此，可以说，年级组长是个最可怜巴巴的官。一般老师宁可当班主任，不愿当年级组长。班主任，面向学生，管理学生。再无能的班主任，在学生面前总还是有一定的威信和杀力。县官不如现管！何况你一个年级组长不是县官。但是这一届的年级组长与众不同。他不仅有职，而且有权有势，老师们背后说，他是“挂职锻炼”。挂个年级组长职，如果在这世纪之初，在这届初三毕业班中带出个水平和特色来，他以后的青云直上是十拿九稳的。

年级组长叫上官西夫。他本是个教中文的老师，可这名字却有强烈的洋气。对这个复姓、对这个大名，学生是很感兴趣的。特别对“西夫”感兴趣。平时拿“西夫”（媳妇）当歌唱。西夫是才从大学毕业的。在大学几年，连年任学生会主席，还兼任这号部长，那号司长。他读过《华威先生》，一般人鄙视华威，他则不然，他十分欣赏华威这个形象，他觉得华威忙而不乱，乱中求稳，是很有才气的。渐渐地他以华威先生形象为楷模。他觉得死守在一个班做教学工作太没有意思。他的没有

意思就是没有出息。人，就是要像华威先生那样。这是上官西夫的信条。他来到这永江中学，快五个年头了。五年来的工作岗位，他换了不少。遗憾的是，他太惨了，换到哪里，败在哪里。自告奋勇当校团委书记，可是他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几个校花身上，引起民愤极大……竞选校办工厂厂长时，他凭着他的演讲天才，独立中标，但工作上华而不实，翻身落马。竞选副校长，他一马当先。他口若悬河，赢得掌声阵阵，但落到实处，他的得票率为零。上官西夫的姨父是市委组织部的部长，而永江中学的郑江校长是他姨父尹部长提携起来的。上官西夫是大专生，本来是只能进初级中学或中心小学任教的。郑校长曾经在教师大会上宣布过。我们这样的完全中学要进人的话，必须进本科生，最好是研究生。而尹部长给郑校长亲自打了个电话，暗示他照顾一下。这时候，郑校长碰到了一个极大的难题，真是进退两难。最后他又暗示尹部长找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给教委主任写条子。市长出了面，教委主任还有什么话可说？教委主任点了头，他姓郑的还敢犹豫半点？唉，真道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郑校长有了尚方宝剑，腰杆子一挺，把上官西夫破格收下了——应该说是降格吧！

上官西夫经过几起几落，虽然没有头破血流，但教训还是吸取了不少。来当年级组长后，他那个华威性格有所抑制，年级里的各项工作抓得有板有眼。但是他自身的教学工作抓得依旧：飘飘浮浮，松松垮垮。对此，学生有意见，不敢说；家长有看法，给郑校长打了电话。可是郑校长为他开脱；老师们开玩笑讥讽……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教学工作上的浮躁，他就是改不了。他追求的大目标是在留生工作中大干一场，干出成绩来，干出水平来，叫郑江满意。

在其他大场合，上官西夫是配角，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

他是主演。校长没有来，他高兴，各处负责人没有来，他更欣喜。他可以独当一面地发挥自己的组织才干，让自己的组织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

西夫的好讲究，在师生中是颇有名气的。他正是风华正茂之时，身高一米七五，很爱打扮。有“靓哥”之称。今天，他似乎对自己的穿着打扮更为注意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亮点是那火红色的金利来领带。那火红的领带使他更显得青春似火，容光焕发。为了突出自己的庄重形象，他暂时停止了啃嚼槟榔的活动。

“老师们，家长们，同学们：大家好！”西夫在清理嗓子之后，以浑厚的男高音向大家问好。他自认为他是付出了最高的热情，一定能获得强烈的反响。而实际效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回报的掌声是有，但却是稀稀落落的，显出几分冷落，甚至还包含着几分讽刺。这种回报，使西夫大为失望，大为恼火，不过，他不敢恼羞成怒，不敢怒形于色，他虽然年轻，但还老练、沉着、世故。他尽力维持自己的心态平衡。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年级的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叫做‘留生大行动’吧！大行动也就是大动员。这个会本来是应该由我们学校的郑江校长主持的。因为它是一个维系我们永江中学前途和命运的大会，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郑校长昨天接到省教育厅的电话……所以学校拿我这黄牛当马骑。”

上官西夫这番解说，在师生中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涉世不深的学生们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但不少老师听得愤愤其词。有人骂他拍马屁拍得真艺术，有人说他吹牛皮吹得有水平……

一个彪形大汉大声发问：“留生是大事，你们校长不参加，

妥当吗？校长不在家，还有书记吧？”

“对不起，我们校长是郑江，书记也是郑江。”上官西夫马上解释，“你是谁的家长？”

大汉十分神气地说：“你们郑校长认识我，我的小孩叫吴天。”

上官西夫似乎吓了一跳，忙说：“对不起，有眼不识泰山。欢迎，太欢迎了。”

“我听小孩说，你们学校要搞什么直升班，有这回事吗？直升班就是坐直升飞机，是吗？”吴天的父亲大大咧咧地问。

上官西夫又摆出作大报告的姿态，大声地庄重地说：“这位家长的问题提得好。我们是准备办直升班。就是说，成绩一贯好的——或者说，成绩在年级名列前 50 名的，可以不看中考成绩，现在就可以报名。报了名，我批准了，就可以离开他们原来所在的班级。马上由学校派出最优秀的老师给他们讲新课。例如，高薪聘请数学家讲数学课题，请作家谈创作，请——反正不请一般的教师，也不讲一般的内容。而是要为大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请问：大目标的意思是什么。”吴天的父亲大声质问。

“高考上线。”上官西夫简单作答。

“上线？”

“是呀！上什么线？”

“大专中专？”

“一般本科？重点本科？”

“如今年年扩招，上线有什么了不起！”

家长们反响强烈，议论纷纷。他们都是优生的家长。有其子必有其父。子女都是品学兼优者，这些做父母的十有八九是智者，会思考问题，敢于质疑。

上官西夫自知表述不准，被家长们钻了空子，不由得脸上起火，但是态度还是沉着的，他大声地加以解释：“我们的线，指的是本科线。大专，如今用处不大了，谁也不把它放在眼里。”上官西夫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自己就是个专科生，不由得有点抱不平，说，“其实，本科生中也有不少是高分低能的。专科生里还是大有人才的。我们学校高中部不少把关教师就不是本科生。我们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大专学历占85%以上。不过，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从人才的市场需求来看，我们还是应该提倡高学历、高学位。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学历要求很高。如今，研究生都有十几个了。还有硕士、博士……”

“上官老师，请你不要扯远了，什么硕士生，什么博士生，那都是一种遥远的目标，一种渺茫的希望罢了。我们做家长的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应付高考这一关。新世纪的第三个年头，我们的子女就要去闯高考关。你们的直升班能保证他们全都上本科线？”吴天父亲问。

“家长同志这个问题提得对。为了实现直升班人人能上本科线的目标，我们对升入直升班必须有些具体要求。而且，要履行一定的手续。”

对直升班，大家都有兴趣。特别是学业成绩并不出类拔萃的学生及其家长，对它尤为感兴趣。

“我现在摸个底。愿意进直升班的同学以及家长，请举手表示一个意向。”

这个意向使上官西夫大吃一惊。学校预计的是：重点班（98级一班）和实验班（98级二班）应占直升班的80%。而现在举手的，没有一个是这两个班的。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余八个班的学生，几乎全举手了。

“重点班实验班的怎么了?”上官西夫急得哇哇叫。

“老师，你这是搞民主选举吧?”一个家长摇头叹气地质问。

“同学们，你们这股热情是很高的，也是极可贵的。不过，我们要有冷静的头脑，要有自知之明。进直升班不是坐直升飞机，有钱就可以坐。进直升班是要有前提有条件的。”

下面的学生真勇敢，七嘴八舌地发问，质问上官西夫要什么条件。

上官西夫脸带微笑。不用说，那种微笑带有几分鄙夷，几分讥讽，意思是说，你们普通班的还想上直升班？还想上大学？那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过，他决不敢把这些蔑视人的想法说出来。但是不说话是搪塞不过去的。

“大家都问条件是什么。其实条件很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只有三个字：成绩好。稍微复杂一点的话：大考成绩历来名列全年级前五十名。”上官西夫到底是教语文的，懂得加重号的重要，于是把“条件”的基本内容说得有板有眼：语速慢，语气强。可谓之字字千钧。

反响是强烈的，普通班大军一起“也”起来。是叱喝，是怒气，是反抗。对办直升班，真正的拥护者是少数人。普通班这个汪洋大海是永远站在它的对立面。

面对这“也”的怒涛，上官西夫感到无奈。在学校里，他不是强者，从学历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弱者。因此，他对普通班学生的反抗怒潮，抱有一定的同情态度。不过，为了维持这会场纪律，他不得不显示出森严的态度，不得不起吼，不得不不用怒吼来镇住这个场面。

“别这样了！有意见就向我提！”

上官摆出了校长的气派。但是如今的中学生，特别是普通

班的这群乌合之众不信你上官西夫这一套！你叫他们“别这样”，他们却非要这样不可。

“也”的浪潮有令不止，越“也”越起劲。

在座的老师没有一个人出来表示制止。上官西夫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学生如此嚣张，是有后台的。后台是谁？不言而喻，但是他不敢当场点破；否则，更使自己被动难堪。有什么办法？他只得逆来顺受，装聋卖哑。平时的小型的教师会上，有个别老师说点与会议无关的话，做点与会议无关的事（例如改作业）。他要是发现了，会眼眉一竖，给你说上几句重话。但是此时刻，太大庭广众了，他不敢拿出平日的虎威。众怒难犯。

“请各位班主任关照一下自己班。”上官西夫由于情绪的冲动，声带神经痉挛了，声音现出几分嘶哑。他的心里是很不平静的，但是脸部表情却显得十分风平浪静，还透露出一丝微笑的阴影。他向就座于“主席台”两旁的二十几位老师投以乞求的目光。对班主任老师来说，那目光简直是逼视。八个普通班的班主任，故意坐视不理，你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们的眉梢还隐藏着幸灾乐祸的笑意。两位最信得过的中老年女班主任脸上毫无光采，只有忧伤的同情的阴影。她俩对年级组长的尴尬是深怀怜悯的。特别是重点班的周景云主任，恨不得出来说几句杀鸡给猴子看的公道话，但是她毕竟知道自己的平凡身份，不敢冒出头来。实验班的谈主任也想支援这位年轻的组长一把，但是她深觉爱莫能助，或者说是手长衣袖短。另外，她是个守本分的女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表现自己。这样，上官组长成为倒挂在粉墙上的鳖——四脚无依靠。

“也”在继续，挑战在发展，抗议在延伸！

中国人是善于忍的。但忍耐总是有限度的。不然，不会有

“逼上梁山”的历史，更不会产生《水浒传》那样的千古力作。我们的上官组长，是道道地地的中国种，其性格岂能超凡脱俗？他决定点名了！算是大开杀戒。

大家都不给他面子，不给他出路，他还有什么办法？他想，只要一点名，来个刺刀见红，就会有人怕！怕什么？怕影响月奖，年奖，甚至还怕下岗！今天校长不在场，他是校长的全权代理人！先点哪一个班的名？

最乱的是三班。三班班主任姓钟名鬼！他说他就是鬼，因此，他最不怕鬼。钟鬼不怕鬼名不虚传。郑江校长都有点儿畏他三分。你上官哪能是他的对手？学校让他当年级组长时，他犹豫了很长时间，就是因为他觉得钟鬼是个名副其实的鬼！不好对付。他是学历史的，对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有专攻。他知道官要怎么当，他更懂得老百姓要怎么做。如何对付各种各样的官，他都有一套原则。他是不可欺不可侮的。

“孟白老师，你看你们班乱得像个什么样！”上官西夫终于亮出了刀柄，把孟白推了出来。上官在左盼右顾之后作出如此决策，是诸位老师意料之内的事。孟白是年级压台班的主任。孟白这个班，从学习上从纪律上来说，是年级最差的，三年来，那教室门上还没有挂过“规范班”的牌子。在能否挂“规范”牌上，不少老师十分计较，有时候和政教处争得脸红耳赤，但是孟白看得很淡。他想：你只要没有给我们班挂“不规范”班的牌子就满意了。孟白就是这么个人：学业专攻认认真真，吃苦耐劳；班级工作，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与书有缘，与世无争。名利问题，淡然处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对上官的当众点名，他承受不了，他愤然而反之，脸红脖子粗了，说：“我们班怎么了？”

“乱!”上官用一个“乱”字堵住孟白的质问。

孟白以舒缓的口气回答:“你欺人过甚!真正乱得厉害的不是我们班吧?”

十班全体同学起哄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上官是欺软怕硬的。当然谁也不会去冲击三班,就是孟白也不会这样。倒是钟鬼不错,把胸脯一挺,站了起来,从容不迫地说:“上官,我是个直人,就是喜欢说直话,抱不平。这么多班乱成一团,你为什么惟独占孟白的班?其实,今天,他班是表现得最老实的。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对直升班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我敢说,起哄最大的是我们三班?难道你视而不见?为什么?你以为我会感谢你?你想错了。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就会尊重事实,尊重公允。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你承不承认十班一贯是差班?”上官西夫尽力抑制恼怒,克制自己,表面上显得心平气和。

“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现实表现。”

“我所观察的结论是:现实表现是最差的,我必须枪打出头鸟。”上官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有深谋远虑的。

为了给上官一个台阶,钟鬼装出十分大度的样子,伸出一个大巴掌在上官的背上猛击一掌,哈哈大笑起来:“我们的上官先生,你的眼力差矣,枪法不准呀!”最后还语意深长地说,“乱开枪,会走火的,开得不好,吃亏的是你自己。”

钟鬼这番话,对上官的震撼力很大。因为他悟出了“乱开枪,会走火”的深刻含意。他心里颇有积怨,但嘴里不得不说:“言之有理,本人虚心听取。”

钟鬼得到了这表面上看来是十分虚心的言词之后,觉得是一种胜利,一种满足。大家都知道上官的品行和为人。他是个